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DANGDAI GUOWAI MAKESIZHUYIZHIXUE SICHAO

哲学思潮

张一兵 主编

中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新左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学“211工程”三期建设重点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

DANGDAI GUOWAI MAKESIZHUYIZHIXUE SICHAO

哲学思潮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 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新左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中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新左派” / 张一兵主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14-06721-0

I. ①当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外国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1661 号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张一兵 主编

中卷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和英国“新左派”

出 版 人 刘健屏
出 版 统 筹 刘 卫
策 划 编 辑 杨建平
责 任 编 辑 鲁从阳 汪意云
责 任 校 对 戴亦梁
装 帧 设 计 许文菲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 版 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 版 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1304 毫米 1/32
印 张 48.125 插页 6
字 数 1 28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06721-0
定 价 128.00 元(上中下)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篇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

- 第一章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救赎及其理论困境 5
 - 第一节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及其历史定位 6
 - 第二节 德拉-沃尔佩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18
 - 第三节 卢西奥·科莱蒂的突围及其理论困境 33
- 第二章 阿尔都塞哲学的方法论构架 55
 - 第一节 思想的基本语境与方法论的总体构架 56
 - 第二节 问题式:思想之所以可能的潜在生产方式 64
 - 第三节 症候阅读:理论认识的隐性生产机制 72
 - 第四节 结构、认识与主体的辩证空间 79
- 第三章 阿尔都塞马克思思想史的分期理论 93
 -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的重新考证 94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 111
- 第四章 越出界线:普兰查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回归 125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回归 126
 - 第二节 资本主义国家是“阶级力量对比关系的凝缩” 135
 - 第三节 社会阶级不是一个“经验主义的物” 144

第四节	民主的社会主义:不可能的社会主义政治战略	152
第五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	160
第一节	理论背景与概况	160
第二节	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分析与重构	172
第三节	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	193
第六章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与平等主义政治哲学	203
第一节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	204
第二节	柯亨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	212
第三节	罗默政治哲学的三大新论域	227
第四节	埃尔斯特的正义与民主理论	238

下篇 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新左派”

第七章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形成	255
第一节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霍克海默为学派制定的理论道路	255
第二节	法西斯主义的文化根源和意识形态批判	270
第三节	从传统理论到批判理论	282
第八章	批判理论的历史哲学根基	295
第一节	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现实	295
第二节	马尔库塞的《理性与革命》	308
第三节	《启蒙辩证法》中的历史哲学	319
第九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331
第一节	现实批判的理论旗手:马尔库塞	331
第二节	晚期资本主义构境中的批判:哈贝马斯	344
第三节	大众文化理论的发展与传播	352
第十章	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	364
第一节	不协和音——“崩溃的逻辑”的建构	364
第二节	最后的乐章——《否定的辩证法》	383
第十一章	第一代新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	397
第一节	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创新	398

第二节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	406
第三节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417
第十二章	第二代新左派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438
第一节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的形成	439
第二节	伯明翰学派 60、70 年代的文化理论	448
第三节	第二代新左派的社会历史观点	454
结 语		466
主要参考文献		470

上 篇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思潮

20世纪50—60年代,人本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逐步发展到顶峰。此时的法兰克福学派,无论是回到德国的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还是留在美国的马尔库塞、弗罗姆等人,也都成为国际左派理论的中坚人物,加之前苏东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东欧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急剧人本主义化,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但也在此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却出现了一种与人本主义截然相反的科学主义倾向。这一思潮的核心是以实证科学的方法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从而引出一条与人本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相对峙的新思路。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的内在悖结,也是与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片面倾向必然互补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逻辑倾向。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活动的学者,主要是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法国的阿尔都塞以及较晚出现于英美大陆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等。

如果说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公开口号是“马克思主义

是人本主义”，那与之相对，科学主义思潮喊得最响的即是“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在这种理论对峙中，阿尔都塞尤为引人注目，他不仅以独特的方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本主义，而且因其与结构主义的关系，逐步拓展为文学评论、电影理论、美学理论等文化理论的一面理论旗帜。当然，阿尔都塞、普兰查斯等人是否成功地实现了其“保卫马克思”的理论目标，从而扭转了人本主义逻辑之误，把马克思主义重新确证为一门科学，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毕竟，他们也不是没有遇到批评和质疑。但他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对这个目标实现的程度，而是在于提出了马克思思维方式这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从而提出马克思主义解释的认知基础问题。在这个问题的观照下，对于马克思解释的意识形态水平上的无意识就表面化了。从这一角度看，尽管阿尔都塞本人和他所批评的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一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其提出的问题和思考这些问题答案的方式却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则主张，对于基本概念的精确定义是科学正确把握马克思理论的前提，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一般都详细考察马克思运用一些基本概念时的具体语义、语境，注重分析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并研究出现前后矛盾和不一致的深层原因。所以，他们始终致力于通过看似琐碎的语言概念分析与论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规范化和模式化，以使之适应现代科学的形式。为了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命题得到其应有的清晰、严密的阐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大量运用了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理论模型。他们认为，将复杂性问题加以简单化的理论模型通过识别出事物所包含的中心机制而抓住了复杂问题的核心。理论模型的一大优势在于它将与理论相关的基本假定、存在条件以及运转方式都以

平面化的方式清晰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因此，由此得出的结论既经得起任何科学方法的检验，更增添了理论本身对人们的说服力。

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比，“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还致力于探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微观基础，即探讨一些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需研究的更为基础性的问题，而研究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构成马克思判断基础的那些更为原始或更为基本的原则。“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关注马克思理论的出发点并不来自于理论本身，而是资本主义的现实问题。他们抓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提问方式和解决方案，根据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重新审视这些问题本身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用他们自己的话来形容，这是一种“非教条式地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这种方式不特别关心马克思写了什么或说了什么，而着力于思想的连贯性。也因此，当他们进一步深入马克思研究这些问题的基础时，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这方面把一些基本原理模式化了。

第一章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救赎 及其理论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几乎占据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舞台。在战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出现了一股与之相抗衡的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后者主要反映在两个不同的流派中:一是以意大利的德拉-沃尔佩^①、卢西奥·科莱蒂^②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二是以法国路易·阿尔都塞和希腊尼科斯·普兰查斯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而本章主要介绍新实证

① 德拉-沃尔佩(Galvano Della-Volpe),意大利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始人。1859年出生于意大利波伦亚附近的伊莫拉,1920年毕业于波伦亚大学,1929年担任波伦亚大学现代哲学史讲师,1938年获得墨西哥大学哲学史教授职位。从总体上来讲,德拉-沃尔佩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20年代研究金蒂雷和克罗齐,30年代转向对休谟的研究,40年初又开始研究卢梭。1944年他在西西里参加了意大利共产党,开始致力于马克思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翻译,并撰写了《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1945)、《共产主义的自由》(1946)和《关于实证人本主义的理论》(1947)等论文,阐述了马克思上述两部著作中的基本思想。此时德拉-沃尔佩才正式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先后写下了《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学》(1950)、《卢梭和马克思》(1957)、《趣味批判》(1960)和《历史辩证法》(1962)等著作。

② 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1924年生于罗马,德拉-沃尔佩最出色的学生,1949年获得博士学位,1957—1962年担任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社会》的编辑,后脱离意共。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1969)、《从卢梭到列宁》(1969)、《一篇政治和哲学的访谈录》(1974)、《矛盾和对立: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1975)、《政治哲学札记》(1975)和《意识形态的终结》(1980)。

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代表人物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的哲学思想,全面、准确地评价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内在缺陷,科学定位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第一节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及其历史定位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历史激变的产物,是意大利的一些知识分子在现实压迫下所作出的一种选择。它大致兴起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衰落于1965年。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以及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得各国共产党的政策陷入一种混乱、迷茫的状态,而这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对被斯大林权威化的辩证唯物主义模式的合法性的质疑,在意大利则演变为党内的理论危机。为了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危机中走出来,以德拉-沃尔佩、科莱蒂为首的一些知识分子强烈倡导一种不受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模式所污染的新的研读方式,主张以科学的精神来认真真地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方法论武器,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为突破口,以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康德等为后盾,演绎了一出知识分子反叛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解释模式,进而把马克思实证化的滑稽剧。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画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经历了岁月的沧桑,在意大利甚至西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印记。而本节试图从逻辑上对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作出清晰的梳理,点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方法论和问题域,对其哲学立场及其理论困境作出一个总体定位。

一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新”在何处

黑格尔作为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者,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西方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他从一个自明性的本质出发,借助于神学的目的论预设,将世间万物的“多”置于绝对精神这个“一”之中,消解了所有经

验性的存在,把整个哲学装扮为纯粹思维的王国,进而把绝对精神推上了最高的皇位,建构起一种形而上学的神学大全。这位智慧的“猫头鹰”对过去历史所勾画的辉煌体系与其对未来的软弱无力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使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日益平面化的当代境况中,再去固守那样一种哲学并妄图以此为灵架,进而为人们构建一个稳固而可靠的精神家园的期冀,只能是一种痴人说梦的幻想。现代性已不再是一张可供人沉睡的床。黑格尔哲学在当代社会中的失落,表明西方哲学的传统路径已经走到尽头,于是当代各种哲学流派开始批判、反思西方的整个哲学传统,而这种反思主要是通过对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反叛开始的。怀特海在其选编的《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开篇就说:

几乎20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庞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的德国教授的观点开始的,……我心里指的是黑格尔……这些人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都是黑格尔思想的密切研究者,他们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说都显露出从前曾经同那位奇特的天才有过接触或斗争的痕迹或伤痕。^①

这种对形而上学的反叛主要体现为四种不同的路径:第一种以马克思为代表,他立足于历史辩证法,深刻地揭示了现实历史本身蕴涵的真实的客观矛盾,提出了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自明性本质的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本质论,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颠覆了一切形而上学。第二种路径则以拉克劳、墨菲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他们反对一切“本质主义”、本体论,反对一切必然性,认为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代名词,最终抛弃了历史辩证法,走向了以偶然性和碎片化为特征的激进话语政治学。第三种路向主要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代表,他们以非理性主义(尼采的酒神,海德格尔的神秘体悟的存在哲学)反叛黑格尔哲学和传统理性形而上学,力图瓦解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基础。虽然他们的努力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反叛形而上学上却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跳出

^① [美]怀特海:《分析的时代——20世纪的哲学家》,杜任之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形而上学这块土地,就像一只被禁锢在密室中的猴子,只是从一个角落蹦极到另一个角落,却始终没有跳出这一密室一样,仍然滞留于形而上学的迷宫之中。第四种路向则是以孔德为代表的老实证主义和维也纳学派(又称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孔德认为,经验是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只有得到证实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命题,相反,一切无法得到证实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他提出要抛弃一切“本质”概念,把现象作为科学命题的出发点,特别强调用伽利略以来的物理学方法(实验)来研究一切社会科学,进而来反叛整个形而上学。到了20世纪30、40年代,莫里茨·石里克(Moritz Schlick, 1882—1936)和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 1891—1970)把这种实证主义和数学原理嫁接起来,创立了逻辑实证主义,又称为新实证主义。与前者一样,这个学派拒斥一切形而上学,强调经验实证的重要性。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一学派在强调经验证实的同时,更突出逻辑分析的重要性,并把所有命题区分为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两种类型:所谓综合命题,指的是可以通过经验证实真伪的命题,而分析命题指的是可以根据逻辑规则判断真假的命题(数学和逻辑学命题)。据此,他们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则:可证实性原则,并把这种原则看作是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的方法,以此来瓦解传统的一切形而上学。可以说,逻辑实证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唯科学主义,它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看作是一切真理的标尺,把自然科学的知识看作是一切知识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知识的典型范式。

逻辑实证主义对之后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具体投射,是用实证的自然科学方法论来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一次尝试。它的主要创始人意大利学者德拉-沃尔佩和他的学生卢西奥·科莱蒂。从总体上来看,这一学派的方法论根植于逻辑实证主义。与后者一样,这一学派主张,一切无法得到经验和逻辑证实的命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哲学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清除一切形而上学的谬论,恢复逻辑实证的科学方

方法论,结果,在抛弃黑格尔形而上学本质的时候,也把马克思的历史本质论一同抛弃了。第二,他们认为,所谓的科学只能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即符合逻辑思维规律或经过经验证明,主张用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第三,既然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因此,如何揭示马克思哲学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同质性,就成为他们理论研究的核心任务。于是,在他们的视域中,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更多地被局限于方法论和认识论之中。第四,这也是与逻辑实证主义不同的地方,逻辑实证主义更多地强调对句子的语法结构的语义学分析,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技术决定论,它会过分放大数理逻辑和语言分析的适用范围,忽视掉逻辑与经验内容之间的互动。基于此,德拉-沃尔佩重新引入亚里士多德的无矛盾原理和伽利略的实验方法,力图恢复形式与内容、理性与事实之间的均衡关系,建立一种逻辑认识学(logico-gnoseology)。^①因此,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最终落脚到亚里士多德无矛盾原理(即逻辑同一律)和伽利略的实验方法(科莱蒂又引入康德“真正对立”的方法),以此与黑格尔的矛盾观相对抗,最终阉割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精髓,把历史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斥为一种形而上学,把马克思“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扭曲为一种“具体—抽象—具体”(假设—实验)实证理性的循环。最后,在对人本主义的态度上也与逻辑实证主义出现了较大差异,他们并不像逻辑实证主义那样否定一切人本主义,而是力图反对抽象的、形而上学化的人本主义,比如卢卡奇、布洛赫等人的人本主义,倡导一种实证化的人本主义。

这种把新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起来的做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具有原创意义的。但从它的方法论来看,只不过是新老实证主义的一次理论借用,是旧瓶装新酒。当他们以这种方法来理解马

^① Della Volpe, "On Logical Positivism", *Logic as a Positive Science*, trans. by Jon Rothschild, NLB, 1980, p. 264.

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必然会扭曲后者的科学内涵,把建立在历史辩证法之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还原为以实证理性为基础的一般唯物主义,最终将马克思的科学抽象的方法论扭曲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实验抽象(归纳与演绎的实证循环),陷入到逻辑和实证拜物教的窠臼之中,为后面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全部谬误埋下了祸根。

二 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反黑格尔主义和反抽象的人本主义

由于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方法论和目标,决定了这一学派自创立起就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域:反对黑格尔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点。众所周知,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者都认为,马克思是黑格尔哲学的嫡系传人,他正是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才创立自己的哲学的。比如,普列汉诺夫指出:

谈论现代社会主义起源问题的人们,常常对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合乎逻辑的和必然的结果。这是正确的……马克思继承黑格尔,正像丘比特承继萨茨尔奴斯一样,是贬黜了后者的王位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绝无仅有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①

同样,列宁也认为,黑格尔《逻辑学》的最高成就乃是辩证法,马克思正是批判地利用了这一最高成就,才创立了自己的哲学。因此,他认为,如果“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②在这种思路的支配下,马克思哲学不可避免地被视为黑格尔哲学的直接继承人: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来扬弃黑格尔唯

^①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507页。

^② [俄]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1页。

心主义辩证法,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拒斥了他的唯心主义,从而将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新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同样,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者的卢卡奇,为了反对梅林—普列汉诺夫的第二国际的解释正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也试图把马克思哲学黑格尔化,用一种黑格尔化的方式来拯救马克思的哲学,将黑格尔式的主—客体的抽象同一当作其理论布展的哲学基础,并从中引申出无比抽象的、思辨的、唯心主义的实践概念,不可避免地使马克思主义沦落为一种“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如果说在第一种解释那里,黑格尔还是作为中介的形式出现的,那么在卢卡奇这里,黑格尔则被奉为鼻祖。

然而,在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上述两种做法都是非法的。他们指出,既然黑格尔哲学代表了整个形而上学的传统,因此,要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就必须宣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彻底决裂,从马克思主义中彻底清除掉一切黑格尔的杂质。如果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就会把马克思重新拉入黑格尔哲学的框架之中,这样就会玷污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纯洁性,不仅不能突出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质,反而会把这种革命淹没在形而上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可以说,这一观点构成了整个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出发点。立足于此,他们分别对上述两种模式作出了尖锐批评。他们指出,以普列汉诺夫、列宁为代表的辩证唯物主义者虽然力图强调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异,突出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但由于他们过分强调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继承关系,这就使他们所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结果,所有苏俄马克思主义者都引以自豪的“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只不过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种变种,是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一种延续。“辩证唯物主义从头到尾都只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机械的手抄本。”^①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没有意识到其自身性质的唯心主义”,

^① Lucio Colletti, *From Rousseau to Lenin*,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p. 121.